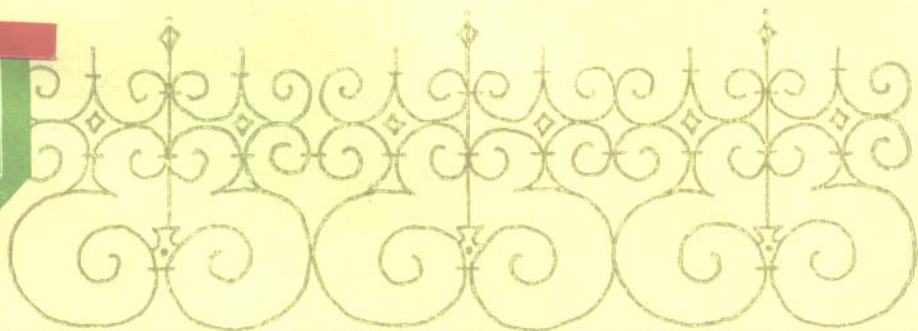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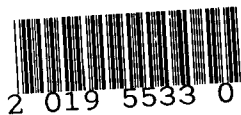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一卷

23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一卷

孙伯鍈 金隆德  
任吉悌 涂荫森



山西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 第一卷

孙伯骥 金隆德

任吉悌 涂荫森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4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4年5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14,501—16,500册

书号: 2088·75 定价: 1.65元

## 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高等院校师生、理论研究人员、广大哲学工作者和各级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迫切需要，我们组织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和山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几位专业理论工作者编写了多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著。

本书第一卷，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过程及其伟大意义。作者严格依据史实，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进而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次转变，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对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可贵的探索，《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系统地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这一新世界观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丰富了这一世界观。

本书第一卷各章的执笔人是：绪论，孙伯鍈；第一、二、三、七章，金隆德；第四、五章，任吉悌；第六章，涂荫森。全卷统稿金隆德。

在本书定稿前，我们邀请汪子嵩同志和齐良骥教授仔细审阅了书稿，承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作者还请张恩慈同志、段世贤同志审阅了书稿，亦承他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人民出版社、南京大学、安徽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们一併表示由衷的感谢。

E/30/61

编者曾多次表示：他们编写这套书尚属尝试，书中难免有疏漏和谬误，热忱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从1982年起，将陆续出版二、三、四各卷，预计两三年内出齐。

山西人民出版社

理论读物编辑室

## 绪 论

为着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绪论中，我们有必要先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意义和方法等问题。此外，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本书第一、二卷的内容，我们还将概括地论述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几个时期。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对象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认真说来，是近几年来事。到目前为止，这样做的必要性也还没有得到哲学家们应有的重视。之所以没有被重视的一个客观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没有成为历史现象，而且在现实斗争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仍然是现实斗争的思想武器，而不是如孔子和老子哲学或者德谟克里特和柏拉图哲学那样，对于我们仅仅有着历史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今还没有被任何一种哲学所超过，它是得到实践证明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本身毕竟已经历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发展。从十九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诞生时起，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发展，影响所及，遍布世界每个角落，而且在世界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开创了并且正在开辟着人类历史的新时代。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必然会遇到新的问

题。自黑格尔以来，人们就已懂得：科学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诞生之初，当然也不可能包含它在以后的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问题的现成解决方案，它只能在通过不断地概括和总结实践经验从而使自身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才能解决一个个迎面而来的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不是包含在它的现成结论和公式中，而是包含在它的活生生的历史中，包含在它的辩证方法中。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把它的理论和历史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仅仅用理论的研究来取代历史的研究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但真理是一个过程，它的正确性必须通过它的全部历史才能展现出来。只有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才能正确地、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斗争的历史。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以及机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不断的斗争中发展的。这个斗争很复杂，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并不总是公开地打着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出现，特别是机会主义者往往自称最纯粹、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随着历史的发展，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挂着各种时髦牌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要在历史舞台上充分表演和彼此角逐一番。在工人运动内部，这种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必然发展为政治斗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些或那些个人、派别或集团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各种机会主义者所糟蹋，这种状况又必然为工人运动的外部敌人所利用，他们幸灾乐祸地把机会主义者的哲学毒菌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现在，有些人所以发生所谓“信仰危机”，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

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存在着非常模糊的认识，他们往往不能从错综复杂的斗争情势中辨认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种情况正说明，为了向广大群众进行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sub>1</sub>教育，也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然而它的产生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它是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的每一个进步也都是在吸收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之后才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形式的宗派学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它永远不会把自身封闭在一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体系中，即使在同敌对观点的斗争中，它也从不忽视吸收和借鉴敌对营垒中的每一个有价值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总结和结晶，它必须跟上科学的发展，而不能做时代的落伍者。由于种种原因，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世界历史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研究，确实有些落后了。在世界历史的深刻变化和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面临着新的考验，面临着资产阶级哲学的挑战。这并不是说明资产阶级哲学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而是反映出在过去若干年内，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只满足于现成的公式，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出的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关心不够，结果，只能听任资产阶级哲学去“解决”。无可否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同现代自然科学若干学科有关的问题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具体成就。这种情况，使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以为资产阶级哲学竟然“果满枝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有花无果”。甚至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了。他们主张通过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兼



收并蓄，来“改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凡此种种，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临着一个怎样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问題。

为此，我们必须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问题上的区别和界限，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固有力量，还可以帮助我们认清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所谓最新观点，很多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史上被彻底批判和抛弃了的观点。我们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真正创造性的发展，不是恢复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证明其为错误的某些资产阶级哲学观点，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方向来丰富它的内容，从各方面把它提高到现时代的水平。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科学来对待，是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固然也是普遍的概念、命题和原理，但这些都是从大量的极其生动、丰富的具体事物中科学地概括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作为经实践检验过的普遍真理，它是不会过时的；然而，它必须去指导对新的具体事物的认识，并且在研究新情况、概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教条主义者离开这些哲学原理所概括的具体内容，也不去将这些原理运用于新的具体情况，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将这些原理绝对化、凝固化，把它们变成了空洞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是在科学地解决由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离开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历史过程，就不

能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所以，为了避免教条主义，首先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呢？表面上看起来，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似乎是同一研究对象、同一内容，区别似乎只是前者按照历史的即时间上的次序来研究，后者则按照逻辑的次序来研究。若果真如此，那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建立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理论历史科学，其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严整的哲学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超历史的纯逻辑体系，它作为一个哲学科学体系，是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在它的曲折前进中，又包含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按照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研究它作为一种严密科学体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之所以产生的各种充分和必要的条件，论证其历史的和科学的合理性，并且根据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研究它在历史和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的进一步的运动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所作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考察、论证与研究。因此，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通过不断地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来进一步发现、丰富和阐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却不是直接地去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研究它的各种概念、范畴以及观点和方法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种种条件和根据，其中包括它赖以形成的历史

和理论前提，它的发展所概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以及在现实斗争中由实践作出的检验和修正，等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然也离不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不过它并不是仅仅从理论本身的逻辑上来把握理论，揭示概念和范畴的科学内容，分析和解剖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研究观点和方法的掌握和运用等等，而是广泛地根据各种有关材料，从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研究它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如何和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出来，并获得确定的内容，后来，它们又在什么条件下，沿着什么方向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经过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具体生动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丰富内容，而且能够对它的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提供实践的论证和历史的、逻辑的说明。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仅是历史科学，而且是理论科学，它不以探讨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为限，而且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发展作出更加深入而具体的考察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哲学科学史。作为一门哲学科学史，它要求象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样，用严密的逻辑论证，以及历史的和科学的丰富实践，来证明它的原理和概念系统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的理论前提——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指出它怎样掌握和改造了先前的各种科学，怎样概括各种社会生活过程并揭示出它们的本质，怎样掌握和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丰富成就，逐渐地、有科学根据地形成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无

产阶级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武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每一步都是和群众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群众革命实践的成功和失败，必然这样或那样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有关，实践有时从正面、有时从反面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并且用日益丰富的经验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仅要求同现实、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而且要求直接同无产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联系起来。和任何科学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原理、观点和方法所作的评价，必须以实践为标准，但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全人类历史的实践和自然科学的事实与成就，而不是指任何个人的和局部的经验。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不应以任何个别的实例或局部的经验来加以证明或反驳，因为这里说的是一般规律，而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人类，首先是工人阶级。

作为哲学科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是单纯的历史编纂学。其实，即使是一般的哲学史，也不应当是单纯的历史编纂学，而应该是思想史的某种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这样，它不能仅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们的思想和活动作历史的概述，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诠释，而应当力求站在时代的水平上，根据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作出一定的总结和评价。这样，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一门严整的科学，来研究它的发展和变化，并对那些被一度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其实是赝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作出适当的结论，把它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概念系统中剔除出去。总结和

纯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除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渗透到其中的杂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同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当然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从历史（包括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去研究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应采用这样的方法。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特殊性，它还应当有不同于一般哲学史的特殊的研究方法。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论”和“史”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历史，同时又是理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概念和范畴体系的研究，必须把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高度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史”和“论”，不同于一般历史科学中的“史”和“论”。这里的所谓“史”，不仅是指充分地占有详尽的历史资料，而且还指结合概念和原理系统的起源与发展，来确定和阐明它的理论内容。这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研究的历史的理论资料，不是被当做既成的、静止不变的概念和原理体系来加以诠释和说明，而是被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中，从它们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来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而不致根据研究者的主观臆断，断章取义地诠释经典著作的内容。事实上，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中，断章取义的诠释方法，

过去占着相当地位，许多哲学工作者在争论中往往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概念，以致有些并不是特别难解的理论问题，经过多年的反复争论，仍然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论”，也不同于一般哲学史中的“论”。它不仅包括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观点，而且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身要有深刻的理解与领悟。

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是一门有着鲜明党性的科学。它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推动它的发展而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只有在这个目标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才能建立起来，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很多，但其结论大都是歪曲事实的。例如，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所谓对立和分歧，别有用心地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和著作来反对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和著作。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的只是某种“创作天才”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的转瞬即逝的表现，后来就渐渐衰退了。修正主义者出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常常根据他们的需要，时而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些作品，时而又大肆赞颂其另一些作品，并且随心所欲地作出歪曲的解释。教条主义者把经典作家们的每一部著作甚至每一句话都当做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并且是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采用科学的态度，才能建立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总之，把理论的研究和历史的研究、党性原则和科学态度密

切结合起来，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概念、范畴和原理都放到具体的历史联系中，放到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加以研究，从而既确定它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又确定它们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因而就能系统地、准确地和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

其次，是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突变，然而就其产生本身来说，它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发展乃是一个在历史上发生的渐进过程，它的概念和原理是按照一定的时间上的顺序逐渐形成起来的，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是，在研究这个历史事实的时候，除了必须研究和阐明每个特定的概念或原理借以形成的历史前提和条件以外，还必须研究它们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史的联系与线索，这就是说，必须揭示先后出现的各个概念和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作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严密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个概念、范畴和原理在历史上形成的先后次序，决不是偶然的、杂乱的，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内在客观逻辑。只有把握住了它们之间的内在思想逻辑，它们在历史上的依次出现才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些经典著作家思想的演变，也只有摆到历史发展中去，才能正确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它的全部概念和原理系统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引进的任何一个新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都不是从先前的哲学思想中逻辑地演绎出来的，也不是通过纯粹哲学的思辨制定出来的，而是在深入研究各门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抽象和逻辑的推理概括出来的。例如“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并不是从费尔巴哈的“人类”

这个概念中逻辑地推演出来的。虽然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人类”一词当做“社会”来理解，但在具体地揭示人们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以前，“社会”这个概念仅仅是一个抽象范畴。只有在马克思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之后，才逐渐形成“生产关系”这个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也只是在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的写作，即完成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之后，才最后制定并完善起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在纯粹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现实、历史和科学思想的内容，它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历史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合乎规律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在现实斗争的需要中，为了回答和解决现实斗争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密切相关。只有深刻了解近代历史和科学发展的状况及要求，了解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地位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实际斗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客观的逻辑必然性。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必须把历史的研究和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既探索它的历史的根据，又探索它的逻辑的根据。

第三，是把理论观点的研究和方法论的研究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旧哲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一度信仰过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他们从原来的哲学立场转向新的哲学立场的过程，即扬弃旧哲学和创立新哲学的过程。新的哲学体系的产生决不是在一刹那间实现的事情，也不完全是渐进的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如何从量的变化中区别出质的变化，就是说如何既不把量的变化看成质的变



化，也不把质的变化看成量的变化，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程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时间定在《德法年鉴》时期，这显然是把量变看成了质变；另一些人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时期推迟到1847年，这又是把质变看成了量变。为了准确地断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时间，在研究他们的早期著作时，必须把对他们的哲学观点的研究同他们用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联系起来。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经过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然后扬弃费尔巴哈哲学而创立新的世界观的，要确定他们何时脱离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而过渡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单单从他们早期的著作中寻找唯物史观的萌芽显然是不够的。要判定他们是否已经在根本点上脱离了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除了对照研究他们的哲学观点之外，还必须把他们用来批判现实问题的方法进行对照和研究。例如，在马克思1843年到1844年初的哲学著作中，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方法就曾被马克思运用于对国家和法、私有制和劳动的批判。所以，尽管这时马克思批判研究的领域已经大大地超过费尔巴哈，但是他所运用的方法，他认识和理解问题的思想路线仍然是费尔巴哈的。在这类著作中，虽然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唯物史观的萌芽，但是它们所反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的转变仍然属于量变阶段，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界限。

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方法，前者被恩格斯称做十八世纪的思维方法，并且在《反杜林论》中做了详尽的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时，把个人看做“社会原子”，并且总是企图在个人身上发现借以构成“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终极成分”，这种